



宋影戏剧集

王文光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宋影戏剧集

〔朝〕宋 影著

王文光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310,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书号: 10188·468 定价: (六) 1.50元

目 次

一概不见	1
新任理事长	21
黄金山	39
金笠	75
尹氏一家	129
姐妹俩	173
江华岛	257
爱国者	369
译后记	465

一 概 不 见

时 间 一九二八年腊月三十日

地 点 朝鲜某城市

出场人物

纺织会社社长

纺织会社经理

诗人——汉拿山杂志主笔

艺妓——东券番^①行首飞燕

使女

布 景 社长室。布置得象个西洋房间。当中桌子上放着电话和烟缸。正面有一张安乐椅，左右两边各有一张小椅子。墙上挂着钟、日历（翻到二月四日）和“忠良一贯，勤俭正直”的对联，还有一张背景画。

幕启：

〔社长摸着肥胖的肚皮在看报，一只脚跷在椅子上。〕

〔稍停。〕

〔时钟敲了一下。〕

社 长 （扔掉报纸）啊，都已经一点啦……哼！（拨电铃）

①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朝鲜的艺妓组织。主要教授歌舞，安排艺妓活动。

使女 (从左边的门进屋)叫我吗?

社长 嗯。快去请经理先生来一下。

使女 是。(下)

社长 (又看报,独白)啊,总归糟了。

经理 (进屋)您喊我吗?

社长 唔。快到这儿来坐下。

经理 (坐到右边椅子上)

社长 哎,想来想去,今年年底,总归完蛋了。

经理 是啊。

社长 (把报纸递给经理)瞧,万金银行也倒了。我们和藤村商店的交易完了……

经理 (略微看了看报)哎,真是……就象打仗一样……每天到处都闹哄哄的在于!

社长 这可糟了。我们实业界和别的领域不同,是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嗨,为什么大战以后,一直是不景气呢!

经理 嗨,这原因,谁知道?听学者们说是资本主义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换句话说是在再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了,所以才这样。这也不能全信。

社长 这些书呆子惯会耍嘴皮,他们说的话能作准吗?尤其是,他们想扰乱人心,搞出一个另外的世界来。不过,这全都没有用,特别是在咱们朝鲜这样的地方。

经理 是呀。要是象英、美、法、德这些一等文明国,工业发达到了极点,工人的数目又多,为了谋求他们的生活安定,是该有点儿什么运动。而我们这里,连工业是什么还弄不清楚,要这种运动有什么用!

社 长 你说得对。我们哪儿有什么工业和商业呀！连穿个针眼子的工厂都没有，真叫人寒心。可是，一些据说是念过书的年轻家伙们，没日没夜地嚷嚷什么文学呀、哲学呀、什么无产阶级呀，细想起来，这些其实都是不祥之兆——不祥之兆！

经 理 什么富产阶级？……哦，你是说无产阶级吧？

社 长 这个我哪里搞得清楚。谁知道是富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呵呵呵……喂，老兄，咱们话扯得太长了，没有必要。嗯，喂！

经 理 嗯。

社 长 这次事情的对策，你是怎么考虑的？

经 理 唔，我大致上想了一下……

社 长 嗯，那么，你快说说看！我也大致拿了个主意。

经 理 你瞧，这个。首先，第一，我们会社要扩大销路……从前搞物产奖励的时候，很容易卖掉的东西，由于人心浇薄，现在都卖不出去了。人们光买外国货，这条路子得把它堵死！

社 长 对。这是叫人担心，是叫人担心。那么，用什么办法来挡住这股风哩。也许抵挡汹涌的海水还容易些。

经 理 任何时候总得干起来看。事实上，会社的鸭绿江牌，八卦图牌是比不过人造丝的。

社 长 人造丝便宜是个心事。人哪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国家的东西，我来用！都是不问三七二十一，见便宜的就买。

经 理 那，我们会社的产品也降价，怎么样？尤其是现在获利不多。

社 长 我另有考虑。不管怎么样，这次也得利用年底岁末，大大宣传一下。不是我们单独搞，而是跟“物产奖励”配合起来搞……

经 理 那好。眼下社会思潮和从前不一样，也许能成功。

社 长 什么！能成功——成功！还有，特别是，有一个好机会。我是奖励会的中央干部嘛！难道你不知道？上次我出了几百块钱，他们一下子就把我提上去了，大概是想利用我。实际上，我跟他们携手，也是估计对营业有利。老兄，我说咱们奖励生产，那玩艺儿算什么呀！无论如何经营得搞好，当了百万富翁就行了嘛！你说是不是？

经 理 是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社 长 嗯，怎么办？你这就去拟一张宣传广告，报纸上也得登一下，文章要编得好一点。“奖励国货，自制自给”，这几个字要写得大大的。还有，那内容，要写得激昂慷慨，象一个忧国之士说的话。我要在这房里干点事。

经 理 是，是。你要在这房里干什么事？

社 长 （笑）嗯。跟使女两个人干……几个钟头之内，干的事要比你的大得多。

经 理 （用手捂着嘴笑）呵呵呵……您也图谋不轨……呵呵呵……

社 长 啊，你疯了，干吗这样笑呀！

经 理 呵呵呵……实在罪过，象您这把年纪的人，跟那个小不点儿的使女在一间屋子里……呵呵呵……

社 长 哈哈哈，你这个人，嘿，也太无聊了。哎呀，哈，哈，

哈……真笑死人了。这种事年轻人不能干！要是在一间屋子里……哈哈，都是那么回事吗？

经理 什么都是那么回事，呵呵呵……

社长 (正色)嘿，不是那么回事，你听我说，这次光是挤进奖励会去，也不成。得跟社会各方面联系。对民众宣传最有效的是甜咪咪的文学……不，还得找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另一方面，干艺妓这一行的，接触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也得在她们当中找一个聪明伶俐的来。再喊一个有声望的牧师，给他一些钱，跟他谈谈。这就要打电话，招待客人，难道就不需要有个听差吗！所以，我说……

经理 好了，好了。是我错了。(站起身来)那么，我也去立即着手办事。

社长 嗯，那就快去。

经理 (欲出)哎，社长，有一件事情糟了。

社长 又是什么事情糟了。

经理 今天不是该发年终奖金的日子吗？

社长 是啊，这可糟了。……有啥办法？一个人给五元，一千个人，就是五千元……

经理 不过，这也没办法。尤其是眼下职工们都心怀不满，动不动就嚷嚷同盟罢工呀什么的。

社长 嗯，咱们还怕这个！难道他们就不是朝鲜人？

经理 何至于如此。

社长 那，过了四点，你写一张通告，贴到布告栏上：“今年年底停发奖金。由于财界的极度恐慌，特别是由于政府的紧缩政策，兹决定，今年一年不发奖金。务希勤劳的

工人诸君,本着与会社采取一致步调的精神,降低一般生活水平。”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经理 那会闹翻天的。

社长 哼,没关系。先给警察们挂个电话。

经理 这件事情难办。

社长 (嗓门大起来)管它难办不难办。快去办事!

经理 (无可奈何)是。(下)

社长 (揪电铃)

使女 (进屋)有什么事?

社长 你过来。

使女 (走了几步,犹豫不前)干吗呀?

社长 嗯,你今天要做的事很多,先打个电话!

使女 (走到电话旁边)打到哪儿?

社长 那叫什么来着……对,汉拿山杂志社。

使女 是。知道了。是出版文化娱乐杂志的地方吗?

社长 是呀。打个电话到那儿,告诉他们,主笔先生来了,请他马上来一下。

使女 是。(打电话)三九〇〇号!喂,是汉拿山杂志社吗?嗯。我是纺织会社。是吗?主笔先生在吗?哦,你就是主笔先生?哎,是的。我是纺织会社社长室,你很忙,对不起。社长说他有急事要跟你商量。请你马上就来。嗯,嗯,是的。那么,再见。(对社长)你瞧,他说因为要出版新年专刊,很忙,呆会儿来。大概要等三十分钟。

社长 嗯,好,就这样。

使女 喂,三十分钟以后,请你马上就来。好,再见。(挂断电话)

社 长 你再给东券番打一个。

使 女 (打电话)喂,五七〇六号!你是东券番吗?我是纺织会社。(对社长)找谁?

社 长 飞燕。

使 女 (又打电话)喂,飞燕姑娘在吗?喂,请你叫她来一下。

社 长 (笑)嗯,他说在?

使 女 (点头)喂!

社 长 她来接电话,你告诉我。

使 女 喂,(间隔)喂。是飞燕姑娘吗?哈哈……我不是蓝红。我是纺织会社。请等一下。(把电话听筒递给社长)

社 长 (一面笑,一面说)喂,你是飞燕吗?我就是我呀……呵呵呵,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呵呵呵……笨蛋,现在知道了吗?马上就来吧。要在五十五分赶到。这样也只能谈三十分钟……三十分后,还要会别的人。嗯,你这个家伙……没上没下的。嘿嘿嘿嘿……那么,你马上就来。哦……(挂断电话)嗨哟,你挺忙……喂,你出去,不,再给报社打一个。

使 女 是。(打电话)喂,喂。三五〇号……是报社吗?

社 长 叫他接社长室。

使 女 喂,报社吗?请接社长室。喂,喂,你是社长先生吗?我是纺织会社,请你等一下。(把听筒递给社长)

社 长 (接过听筒)嗯。社长先生吗?你一向好吗?嗯,客气,客气。昨天,太对不起了。这个,喂,(对使女打手势,叫她出去。使女作出去状,走到一边站下)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嗯,多谢多谢。不是别的。明天晚上,想由我

们会社主办，召开一次各界知名人士除夕晚会。嗯，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请你老兄准备准备。哎，哪儿的话……这一点小小的心意，都是为了社会嘛！呵呵呵……地点定在植桃园，费用预定二千元。请你在这个范围内给筹备一下。各报社的干部自然是要请的。各银行、会社、牧师、学校校长，反正凡是有名的士绅都请你请一下。还得上上报。嘿，什么？把我的名字登上？哪儿的话……这又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要给登报。我可没有这种名位欲。好……那就拜托你了。再见。（打完电话，非常高兴，看见使女，发怒）叫你出去，你怎么站在那儿？

使女（显出吃惊的样子）什么？你几时叫我出去过？你只不过打了个手势，叫我站在这里……

社长（发狠）什么？这个手势是叫你出去！

使女哦，那么，我领会错了意思。（下）

社长嘿，她都听见了怎么办？（稍停。笑）不过，也没关系……

使女（进屋）有客人来了。

社长嗯。谁呀？

使女艺妓。

社长快叫她进来。

使女（出去一会，然后与艺妓同上）

艺妓您一向好吗？

社长嗯，好，好。快到这儿来坐下。

艺妓不，不。

社长哦……快。我挺忙，现在可不是象从前一样客气的时

候。

艺 妓 (坐下)那,我就失礼了。突如其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掏出镜子和粉扑,朝脸上擦粉)

社 长 哎,你们不分昼夜,只要一坐下,就拿镜子照脸。你把镜子拿掉,听我说话呀!

艺 妓 不这样,嘴里就吃不到饭。呵呵呵,就跟你只要一坐下来就扳手指头一个样。

社 长 嗨,胡说八道!(正色)今天可没功夫闲谈。(看表)糟了,跟你谈话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

艺 妓 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社 长 也不是别的,你是哪一国的艺妓呀?

艺 妓 突如其来的,您都说些什么呀!

社 长 哎,瞧你,听着。今天你得回答我问你的话。

艺 妓 呵呵呵……笑死人了。反正我总归照您说的办。哎咳!(故意大声咳嗽)我是朝鲜的艺妓。是滔滔大同江水,绕着清流壁而过,庄严的牡丹台高耸入云霄的“天下第一江山”平壤的艺妓。

社 长 哎,真罗嗦!时间不够了,呆会儿回答得简单一点。你身上穿的是哪一个国家的衣料?

艺 妓 噢,日本的,清国^①的?法兰西的?我不知道。

社 长 反正不是朝鲜衣料,对不?

艺 妓 是呀。(想着什么)对。我知道了。您是开始想做提倡国货的演说。呵呵呵,那你们会社的产品就可以大量卖出去罗!

① 指我国。

社 长 (陡然蹦起来) 什么? ……我在你们眼里就那么卑劣, 那么利欲熏心吗? 我至少还是为你们这些可怜虫, 才干这种事的, 如果在咱们这地方, 连这样的会社也没有一家, 岂不是天大的耻辱?

艺 妓 (硬忍着) 呵呵……干吗发脾气呀? 我错了。这都是跟您闹着玩的嘛! (做媚态)

社 长 (装模作样地) 我并不是说你不对。不过, 不管什么话都这么乱说一气, 可不行。我们不是有这种说法吗, 一句笑话能致人死命? 好, 你听我的。我说这话, 并非认为你是艺妓, 瞧不起你。象你这样的人, 可不能再象过去的艺妓那样, 油头粉面, 光是和寻花问柳的浪荡儿厮混了。

艺 妓 (脸色多少有点改变) 是呀。

社 长 尤其是现在, 我们的情况是, 只有不分贫富贵贱, 不分男女老幼, 大家团结一致, 同心同德, 才能干事。所以象你这样的艺妓, 在传杯递盏, 眉目传情, 浅唱卖俏之际, 也应当干你们的事。要问干什么呢? 一般来说被你们迷住, 把夜晚当白天, 四处逛荡的家伙, 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其中自然也有穷人家的浪荡子和为了交际而逢场作戏, 温文尔雅地玩玩的人。所以, 你想想, 别的国家的青年, 身无分文, 尚且致力于工商业, 最后取得巨大的成功。而朝鲜的富家子弟, 却只会伪造父亲的图章, 沉湎于酒色之中, 并以此为荣, 岂不令人寒心。这种人, 父母的威信, 法律的严酷对他们都不起作用, 也许象你这样的漂亮娘儿们的直言相劝反而会使他们回心转意, 也未可知。所以我才喊你来。我不

懂新派，只晓得过去有一个叫碧圣仙的艺妓，扯断了琵琶让昏聩的国王开了窍。你们也完全可以用那清脆的声音拨正现代青年的前进的方向，你说是不是？

艺 妓 （好象来了劲，隔了一阵）您说的倒都是好话，事实上，我们百分之百，有谁是愿意干艺妓这一行的呀！都是为了生活才干这种不想干的事的。这是事实。间或也有一些艺妓愿意干这一行，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她们喜欢放荡淫乱，而是因为家里穷。

社 长 你说的对。从汉城来看，一般穷苦人家的姑娘当艺妓的多，她们即使想出嫁也不行，连一双袜子也没有，哪会有人要，所以有人就想，“唉，与其受苦，不如卖身，反正一样。”不过，你是东券番的行首，就又当别论了。

艺 妓 您听我说呀。事实上，我们并不愿意每天晚上跟一些陌生男人厮混，倒是非常想有一个老实可靠的丈夫，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可是，社会不允许。说真的，我们往往背着人流眼泪。我们在电灯光底下照镜子扑粉，不是为了要让客人看起来漂亮，而是为了抹掉泪痕，不让人看见。

社 长 唔，说的对。你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吗？那是因为社会穷。社会为什么会穷呢？那是因为金钱外流，买别人的东西。

艺 妓 不过，您再怎么提倡奖励国货，首先我们艺妓就遇不过。要是穿起粗里粗气的老土布衣裳，怎么干这个行当呢？您说是不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嘛！

社 长 嗯。这是因为你还是抱着过去的老想法。事实上，要是你们都朴朴实实，只用本地方的东西，不就没关系了

吗？我们也不必多谈，我给你一些钱。你到你的同伴当中，找一些聪明的，跟她们讲好，叫她们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大谈其自制自给精神，那么，象你们这种漂亮女人一面用纤纤玉手准备肴饌，一面以丹唇皓齿，温存相劝，那是要比我们或者社会上的思想家所做的演说有效得多的。

艺 妓 不过，我们也得有个什么资格吧。

社 长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资格有什么用。从明天晚上起着手工作吧，明天晚上要开一个大型新年晚会，至少要从你们当中喊三十——四十个人来，我给你们一百块钱买衣料，你们要赶做清一色的朝鲜服装穿着来参加，歇机会谈谈。

艺 妓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当艺妓了呢？

社 长 这行吗？职业总是职业……

艺 妓 （想了想什么，然后又笑了）那我走了？

社 长 唔，好。（从口袋里掏钱给她）这个你拿着，快走吧。

艺 妓 （站起身来）那么，我走了。

社 长 唔，好走。（看看站在一旁的使女）咦，你一直站在这儿？

使 女 （笑着鞠了一躬）你几时叫我出去过？

社 长 嘿！往后不叫你出去你也出去！

使 女 是。（与艺妓同下）

〔稍停。〕

使 女 （旋又返回）客人早就来了，在会客室里。

社 长 什么？快请，快请他进来。

使 女 （下，然后与诗人同上）